

政治·外交

## 印度莫迪政府“邻国优先”政策研究

谢晓光 杜洞光

**摘要：**印度始终强调“和平稳定的周边”，自冷战结束后便提升了对周边邻国的关注，将南亚邻国置于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出于抵御中国扩大南亚影响力的体系刺激因素、领导人莫迪对体系刺激做出的意象认知、印度特殊战略文化的思想源流以及将外交“联邦化”的国内制度因素等综合考量，推出了旨在改善其与南亚地区海陆邻国关系的“邻国优先”外交政策，故“邻国优先”外交政策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视域下的结果变量。“邻国优先”经过莫迪政府近十年的推动，已与主要南亚周边国家在陆路合作与海洋事业上取得初步进展，这突出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蓝色经济发展与各领域科技合作项目中。但错综复杂的中巴印关系、印度与邻国实力不对称以及自身发展的内外交困等问题将深刻考验莫迪政府推行邻国优先政策的能力。囿于中印两国认知偏差与历史成见，印度的“邻国优先”政策将在安全、经贸与冲突管理事项上对中印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持久影响。展望未来，预计莫迪政府会进一步完善其“邻国优先”外交政策，中印关系可能依旧保持不温不火的状态，中印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邻国优先”政策将得到强化且与“东进”战略作紧密结合，即便莫迪本届政府下台，其继任者也依旧重视邻国外交。

**关键词：**印度外交；“邻国优先”政策；莫迪政府；中印关系；周边关系

**收稿日期：**2022-11-17

**作者简介：**谢晓光（1972—），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比较政治学、亚太地区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等；杜洞光（1996—），辽宁大学转型国家经济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助理，主要研究领域：联盟政治、国际安全、中印关系等。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2021年度科学研究面上项目“百年大变局下的中国海洋秩序观演变及政策研究”（项目编号：LJKR0066）、2021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新发展格局下辽宁省深度参与东北亚区域合作与人文交流的机制与路径研究”（项目编号：L21ZD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曾言：“你可以改变朋友，但不能改变邻居。”<sup>①</sup> 这表明地缘上的邻国是固定不变的考察要素。符合地缘政治意义上的地理决定论，印度始终强调“和平稳定的周边”，将南亚地区的周边邻国置于外交政策中的优先地位。<sup>②</sup> 这一点在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新邻国外交”中得到了显著体现。莫迪政府宣称上届政府对邻国的政策是失败的，继而提出了自己的“邻国优先”周边外交政策，在实施该政策之前，可以说印度并没有一项明确的“邻国政策”。在第69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莫迪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与其邻国息息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国政府把发展与邻国的友谊与合作放在最优先的位置。”<sup>③</sup> 只有在自己的周边获得持久的主导地位后，印度才能成为全球舞台上的大国。

## 一、印度周边外交政策演变与“邻国优先”的出台

学界对印度邻国的划分一直存在“直接邻国”与“扩展邻国”二分法。<sup>④</sup> 传统上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简称“南盟”）内国家被认为是印度的“小周边”，而莫迪政府重新定义了印度的邻国，将印度洋地区、毛里求斯和塞舌尔群岛纳入现有邻国名单<sup>⑤</sup>，与南盟一起作为“邻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发力对象。印度的“大周边”则包括东南亚、中国、中亚、海湾国家与西非地区，这些国家与地区作为印度施展外交拳脚实现大国抱负的相邻区域与印度国家利益密不可分，因此印度对其依次奉行“东进政策”“中亚政策”“西联政策”等。除此之外，欧洲国家、俄罗斯和美国等则作为印度推进其全球战略的“超大周边”，印度分别与其开展“大国外交”。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既是印度周边国家也是世界大国，考虑到中印历史问题及国际格局转型态势，印度对华外交具有“竞斗”与“合作”的双重性质。“邻国优先”作为莫迪政府整体外交战略的基石，主要针对“小周边”地区，印度对“小周边”的经营与巩固将直接决定其在“大周边”与“超大周边”纵横捭阖的外交能力，印度要在多极世界政治中发挥关键作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和平、稳定与安全的周边。

---

① “You can change your friends but not neighbors,” December 17, 2016, <https://www.thehindu.com/news/national/other-states/You-can-change-your-friends-but-not-neighbours-Pranab/article16835208.ece>.

② Bhattarai, Gaurav, and Manish Jung Pulami, “The Neo-Kautiliyan Facet of Modi’s Neighbourhood Policy: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p.40.

③ Chaturvedy, Rajeev Ranjan, “Neighbourhood First: Modi’s Foreign Policy Mant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October 3, 2014, p.1.

④ 如杜志远认为，印度的“直接邻国”包括毛里求斯、孟加拉国、缅甸等，即与印度共享陆地或海上边界的南盟国家（除巴基斯坦）以及印度洋沿岸和岛屿国家（缅甸、泰国和毛里求斯）；印度的“扩展邻国”包括海湾国家、中亚国家、东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参见：杜志远：《印度“新区域主义”战略：“邻国优先”政策》，《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20年第1期，第29页。拉贾·莫汉则将印度外交划分为“三个同心圆”。第一个同心圆是“直接邻国”，第二个同心圆是“扩展邻国”，第三个同心圆是整个全球舞台。参见：Mohan, C. Raja, “India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Foreign affairs*. 2006, pp.17-32。

⑤ Chaturvedy, Rajeev Ranjan, “Modi’s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Issues & Studies*. 2019, p.3.

但印度期冀将南亚打造为拓展其全球影响力的“天然后院”，正如印度战略学家拉贾·莫汉所讲的那样：“如果不能在自己的邻国保持主导地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全球舞台上成为值得信赖的大国。”<sup>①</sup>印度自1947年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脉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sup>②</sup>，分别为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理想与现实色彩兼具的莫迪主义。

印度在冷战时期的周边政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混合物，后期为现实主义所主导，即便有微调但也基本遵循了尼赫鲁主义“非暴力不结盟”的核心理念。但是，“不结盟”并不意味着与大国保持距离，而是在没有军事参与的情况下为最大利益讨价还价。1954年中印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达成共识，基本奠定了本时期印度对邻国的外交方式。1966年上台执政的英迪拉·甘地更倾向现实主义考量，她为维护印度利益进而将在南亚次大陆建立霸权地位作为其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目标。她认为印度周边是其支配霸权的专属区域，不允许外国势力染指，这被称为“印度的门罗主义”。<sup>③</sup>其后拉吉夫·甘地执政时期的对外政策更是强化了前者的现实主义地区霸主情结。据此来观，尼赫鲁执政之后的南亚邻国政策中的霸权主义基调反映了印度对该地区国家的统治欲望。因此，印度的邻国开始感觉到“老大哥”的威胁，而邻国的协调反过来为印度制造了“团伙”威胁。攻讦和反唇相讥的恶性循环开始席卷整个地区。<sup>④</sup>在此时期，印巴冲突与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使印度对两大邻国——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威胁感知系数（要素为综合实力、进攻能力、地缘的毗邻性、进攻意图<sup>⑤</sup>）不断攀升，直至今日，中巴仍被印度视为对其威胁最大的两个主要邻国。总体来看，印度在冷战时期的现实主义睦邻政策基本以失败告终。

冷战结束以后，尤其是1991年的经济改革和自由化直接促进了印度外交转向务实并激发了其与周边国家重拾友情的联谊欲望。1997年出任总理的古杰拉尔认为，“印度作为南亚地区最大的国家，可以在保护其根本利益的同时更加慷慨”。<sup>⑥</sup>印度政府制定了针对邻国的“远景方案”，主张自由贸易与合作以应对恐怖主义、叛乱、走私、

<sup>①</sup> Mohan, C. Raja,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Four Dimensions”, *Indian Foreign Affairs Journal*, 2007, pp.8-14.

<sup>②</sup> 普拉蒂普·查托帕迪亚将印度的“邻国政策”分为五个阶段，为第三世界主义政治、统治政治、包容政治、邻国政治和友谊政治。参见：Chattopadhyay, Pratip, “The politics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South Asia”, *South Asian Survey*. 2011, pp.93-108；普拉桑·塔萨胡按历史时段将印度周边外交分为三个阶段为，1947-1998年、1998-2014年、2014-今。参见：Sahoo, Prasanta, “A history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2016, pp.66-81.

<sup>③</sup> Sahoo, Prasanta, “A history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2016, p.69.

<sup>④</sup> Chattopadhyay, Pratip, “The politics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in South Asia”, *South Asian Survey*, 2011, p.97.

<sup>⑤</sup> 斯蒂芬·沃尔特著，周丕启译：《联盟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0-22页。

<sup>⑥</sup> Das, Angana,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ind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p.22.

致命疾病、情报共享、区域发展、自然资源分配以及人文交流等地区问题。<sup>①</sup>总体来看,自冷战结束至莫迪上台执政时段内,印度周边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调为合作与共存。印度认识到良好的南亚地区态势是其安全发展的先决条件,而该态势的塑造不仅需要印度日益壮大的综合国力,也需要印度与邻国间共建包容性政治—经济安全协作框架,印度对邻国的应有尊重助推了二者友谊的重燃。

鉴于南亚次大陆有着政治分歧、经济差异和地缘纷争的历史,且该地区严重分裂且一体化程度极低,故莫迪 2014 年上任伊始便马上推出“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希望为印度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通过制定“邻国优先”政策以表明印度对区域互联互通的承诺。新政府强调“决心努力建立一个和平、稳定和经济上相互联系的邻国关系,对南亚区域的共同发展和繁荣至关重要”。<sup>②</sup>“邻国优先”的理念贯彻至莫迪政府的施政方针,这从莫迪特别邀请南亚邻国领导人参加其就职典礼与莫迪和外交部长首访不丹就可以表现出来,在执政的头两年,莫迪几乎访问了所有邻国。“邻国优先”的出台标志着印度第一次明确提出针对周边邻国的外交政策,包含四方面内容:一是在政治外交方面优先考虑周边国家;二是以提供资源、设备和培训的形式向邻国提供支持;三是提高互联互通和一体化能力,以促进商品、人力资源、能源、资本和信息的自由流通;四是推广以印度为主导的适合周边国家发展的地区主义模式。<sup>③</sup>该政策的核心是“互联互通”,具有三个战略隐喻:第一,印度需建立与其东北方向的连通性,该地区是内陆地区,在地理上与印度其他地区隔绝;第二,通过合作建设基础设施和交通网络,与邻国建立互利关系,克服水资源分配和边境划线等争议问题;第三,制衡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重视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在边界问题上态度强硬。<sup>④</sup>“邻国优先”作为印度的“小周边”政策又与其“大周边”政策——“东进”“西联”“中亚政策”——具有交叉重叠部分。一方面,在地缘政治上,邻国无疑为印度架起了向其他地区开展外交行动的桥梁。尼泊尔与不丹成为印度对抗中国的前沿阵地,孟加拉国成为印度“东进”的支点国家,阿富汗成为印度“北上中亚”的合作伙伴,斯里兰卡与马尔代夫则成为支撑“印太平洋倡议”的初始节点;另一方面,在地缘经济上,莫迪政府扩大的邻国范围既包含陆地又包括海洋,这是明确不同优先事项的表现,随着周边范围的扩大与对外认知的变化,陆地经济、海上疆域和蓝色经济也成为印度周边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之,“邻国优先”是对英迪拉·甘地霸权思维、

---

① Murthy, Padmaja, “The Gujral doctrine and beyond”, *Strategic Analysis*, 1999, pp.639-652.

② Chaturvedy and Rajeev Ranjan, “Neighbourhood First: Modi’s Foreign Policy Mantra”, *Institute of South Asian Studies*, October 3, 2014, p.2.

③ Jeeva, S. and D. Sivakumar,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 visit to Sri Lanka and its impacts on Indo-Sri Lankan relations”, *Linguistics and Culture Review*, 2021, p.1238.

④ Izuyama, Mari, “India: The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under the Modi Government”, *East Asian Strategic Review*, 2015, p.171.

强权政治现实主义周边外交政策的拨乱反正，是对尼赫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理想主义与古杰拉尔等实用主义外交政策的继承发展。

## 二、“邻国优先”外交政策的驱动因素：新古典现实主义的逻辑

新古典现实主义既是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派的最新发展，又是阐释国家外交政策的有力模型，其弥补了结构现实主义只关注体系结构这唯一自变量的不足，认为体系结构受结构性调节因素、信息清晰度与国际战略环境性质等解释变量的刺激。此外，国内层次的中介变量——领导人意象、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国内制度——将限制国家是否对体系层次压力作出回应，同样也会限制国家如何应答体系层次压力。国家的外交政策选择以及政策互动所产生的国际结果则是因变量。<sup>①</sup>毫无疑问，“邻国优先”外交政策是新古典现实主义视域下的结果变量。本文选择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下的几乎所有的自变量与中介变量，以便全方位、多角度地阐明印度“邻国优先”政策的动因与实施情况。

### （一）体系刺激——抵御中国在南亚逐渐扩大的影响力

印度崛起是在中国更加引人注目的崛起背景下进行的，根据结构现实主义，二者不对称的实力对比导致中国在南亚的外交行为被印度视为是对其南亚影响力的巨大挑战。莫迪政府通过将外交资源聚集在周边地区，证明印度有能力促进地区和平和经济一体化。印度经常抱怨南亚地区存在外部干预，它正在根据南亚的战略环境、地理优势与信号清晰度制定地区战略。莫迪非常清楚，如果印度在南亚地缘政治中获得更大的战略自信，印度应对美国和中国的能力将显著增强。<sup>②</sup>第一，约束性战略环境。与包容性战略环境不同的是，在同等条件下，威胁（或机遇）越迫在眉睫，威胁越严重（或机遇越诱人），国家的战略环境越具有约束性。<sup>③</sup>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了印巴具有争议的巴控克什米尔地区，印度洋国家从中国获得了大量基础设施投资，中国在印度洋部署了海监船和潜艇，中巴与印度的边境冲突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阿富汗塔利班政府执政的不确定性，印度进出印度洋的咽喉——斯里兰卡已与美国签署《驻军地位协定》。上述局势的变动无疑增加了印度战略环境的约束性，因此，印度奉行“邻国优先”与“多向结盟”政策，避免直接对抗中国，一方面参与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另一方面通过俄印中三边和上海合作组织与中国开展合作。<sup>④</sup>第

<sup>①</sup>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81页。

<sup>②</sup> Grading Indi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 report card on Modi's "neighborhood first"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January 01,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2/grading-indias-neighborhood-diplomacy/>.

<sup>③</sup>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7页。

<sup>④</sup> Chadha, Astha, "India's COVID-19 Strategy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rela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2021, p.85.

二，地缘优势。地理为特定体系结构中的战略互动模式创造了约束、提供了机遇。南亚次大陆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断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区域，印度作为亚洲南部的巨型半岛直插印度洋，这为印度整合南亚并直接经营印度洋提供了天然条件。“邻国优先”在一定程度上是印度整合南亚次大陆的先导战略。第三，信号清晰度。即国际体系给国家呈现出的信息，如果国家面临的威胁和机遇以及它们变成现实的时间框架和最优政策反应都有较高的清晰度，那么国家本身以及国家之间关于政策选择的分歧就会较小。<sup>①</sup>自莫迪 2014 年上台执政以来，巴基斯坦与中国对其造成的威胁具有明显的可识别性，并且东亚、南亚地区格局的转型进入 21 世纪后愈加明显，具有清晰的时间范围，故莫迪的最优政策选项则是经营周边的“邻国优先”政策。南亚约束性的战略环境、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明确的体系信号作为体系层次的解释变量共同作用于地区体系，莫迪政府的“邻国优先”正是对冲体系刺激的政策反应。

## （二）领导人意象——莫迪对体系刺激的回应

领导层的更迭以及新领导人掌权会为国家的国际议程设定不同优先事项。例如，在莫迪的“邻国优先”政策中，他重新强调了邻里关系的重要性，从他宣誓就职的那天起就开始执行该政策，并且增加了印度追求这一持续目标的紧迫性。一方面，领导人能够感知即将到来的体系刺激，意象形成所产生的“认知过滤”将左右领导人的外交倾向。莫迪政府担心中国“一带一路”框架下针对南亚的基础设施开发项目会让印度在地区上被孤立，更有别有用心媒体指出这是中国围堵印度的“珍珠链”战略。<sup>②</sup>印度和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间曾陷入激烈的领土争端，在选举前，莫迪对所谓的中国对印度边界的“扩张主义”持保留意见。在访问日本期间，莫迪表示，“18 世纪的远景思维或扩张主义是行不通的，世界需要可持续和平与发展”，部分媒体将其解读为对中国的微妙嘲讽。<sup>③</sup>但他也赞成加强与中国的经济伙伴关系，因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根据新古典现实主义，“邻国优先”是莫迪对南亚体系结构变动后的政策应答。另一方面，领导人的个性和特征同样影响国家对外部刺激的应答。莫迪强硬且坚定的人格魅力和对印度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使他在国内广受欢迎。莫迪经常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创新而果断的领导人，上台不到两年就已经访问了除马尔代夫以外的所有印度近邻，以及中亚和东南亚的一些邻国。他是 39 年来首次到访斯里兰卡、17 年来首次到访尼泊尔、11 年来首次到访巴基斯坦的印度领导人。莫迪也是第一个在尼泊尔议会发表演讲的外国领导人，加上 2015 年圣诞节期间结束对阿富汗的正式访问

---

① Ripsman, Norrin M,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domestic interest groups”,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2009, pp.170-193.

② “With Sri Lankan port acquisition, China adds another ‘pearl’ to its ‘string,’” February 5, 2018, <https://edition.cnn.com/2018/02/03/asia/china-sri-lanka-string-of-pearls-intl/index.html>.

③ Hawkins, Vance, “Modi’s Successful Diplomacy: Neighbourhood First”, *Alpha Editions*, 2018, p.22.

之后，他出人意料地突然造访巴基斯坦领导人谢里夫的住所，<sup>①</sup>这无疑让外界感受到其胆大心细的外交魅力。莫迪认为，长期以来，印度一直扮演平衡力量的角色，现在是时候让这个国家成为塑造全球规范和规则的支撑力量了。<sup>②</sup>换句话说，印度渴望成为规范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规范的接受者。他试图将印度打造成地区主导力量，对他来说，“邻国优先”不仅仅是政治辞令，更是一种战略需要。

### （三）战略文化——“邻国优先”的思想源流

广义的战略文化根植于精英和大众的观念和主张，根植于根深蒂固的国家安全信念，它能影响国家感知、适应体系刺激和物质实力的结构性转变方式。由于政府有意识的介入，主要历史事件的影响和外国占领者的强制，国家战略文化会随着时间推移而被塑造和重构。<sup>③</sup>印度周边外交思想滥觞于古印度政治学家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亦称为“国家圈子理论”，即“邻国为敌人，邻国的邻国则为朋友”，<sup>④</sup>这表明古印度面临着非敌即友的周边安全形势。考底利耶曾建议孔雀王朝君主旃陀罗笈多在帝国周围建立堡垒，建立等级森严的军事体制，并与邻国建立外交关系。他给出了与邻国处理关系的三原则：当你强大时，必须领导；当你软弱时，必须结盟；但如果你既不强大也不软弱，就必须中立。<sup>⑤</sup>考底利耶的“曼荼罗”理论与外交三原则深深影响了印度建国以来的外交抉择。自尼赫鲁执政以来就将印度打造为世界大国而不懈奋斗，“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销声匿迹”。<sup>⑥</sup>莫迪执政后采取更为积极进取的外交攻势，冀望从地缘政治格局的“平衡力量”转为“领导力量”，其战略意图就是恢复印度的大国荣耀。莫迪认为印度是南亚潜在的强大国家，继而根据考底利耶的理论提出了自己的霍布斯主义世界观，也表达了“印度对战略自治的渴望，对经济自给自足的憧憬和对军事自我保护的追求”。每当周边邻国与印度的对手——中国建立更紧密的伙伴关系时，印度的睦邻政策就一再表明是为了吸引盟友或敌人的朋友。<sup>⑦</sup>此外，印度需要摆脱在该地区“老大哥”的名声，因为它常被指责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周边国家。印度还必须提升自己的形象，从一个承

① Bhatnagar, Aryaman, and Ritika Passi, eds. "Neighbourhood First: Navigating Ties Under Modi",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16. p.15.

② Grading India's Neighborhood Diplomacy: A report card on Modi's "neighborhood first"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January 01,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7/12/grading-indias-neighborhood-diplomacy/>.

③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63-64 页。

④ Dar, Arshid Iqbal, "Beyond Eurocentrism: Kautilya's realism and India's regional diplomac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1, p.3.

⑤ Sahoo, Prasanta, "A history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2016, pp.2-3.

⑥ 任远喆：《印度外交理念的演进与莫迪政府外交变革初探》，《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10 期，第 39 页。

⑦ Bhattarai, Gaurav, and Manish Jung Pulami, "The Neo-Kautilian Facet of Modi's Neighbourhood Policy: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pp.43-46.

诺过多、供给不足的国家转向兑付国际承诺、珍视战略信誉的地区国家。

#### （四）国家制度——“邻国优先”的“外交联邦化”

国家—社会关系涉及国家制度与各个利益集团以及国家内部政治联盟的互动，国家制度则是国家—社会关系的具体化，包括正式、非正式制度和决策程序以及政治惯例，新古典现实主义认为上述要素将对国家战略行为产生重要影响。<sup>①</sup>在印度，外交事务一般是中央政府的特权，中央政府认为只有它才能维护国家利益的整体性与连续性，邦或地区在外交政策上需服从中央命令。然而，全球化日益模糊了原本泾渭分明的国际—国内政治区别，外交主题往往涉及国家事务清单上的渔业、农业和领土等问题，加之地理邻近的现实因素，印度各边境邦辩称联邦政府的外交政策损害了它们的直接利益。如西孟加拉邦首席部长玛玛塔·班纳吉就曾以《提斯塔协议》将损害西孟加拉邦渔民利益为由拒绝了联邦政府与孟加拉国的水源合作项目。直到印度人民党在2014年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联邦政府才认识到其不得不让渡部分外交决策权力。在联合执政模式中，如果执政党的多数支持者对某项议题或政策呼声极高，就必须得到联邦政府的重视与安抚，因为联盟盟友撤回支持的威胁始终存在，甚至会导致政府垮台，这远比反对派的非难更加强劲。<sup>②</sup>从地理上看，印度大多数边境邦与邻国共享同一地缘毗邻空间。巴基斯坦与印度的旁遮普邦、古吉拉特邦和克什米尔邦接壤；不丹与东北部各邦毗邻；比哈尔邦、北方邦、北阿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和锡金邦与尼泊尔相邻；西孟加拉邦和特里普拉邦与孟加拉国接近；斯里兰卡泰米尔人与泰米尔纳德邦之间的文化联系也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因素。鉴于此，“邻国优先”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外交联邦化”，即省级政府可以直接参与外交事务，在印度议会民主制和联邦制政体的推动下，印度各邦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正在扩大。莫迪政府本着联邦合作制的精神与全国各邦首席部长合作，希望组建一个国家协调小组，赋予首席部长更大发言权，这个小组将处理包括外交政策在内的所有问题。<sup>③</sup>在这种背景下，与其他国家接壤的邦显得尤为重要，这些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邻国优先”的紧迫性，“邻国优先”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边境地区人民之间的接触从而为印度与邻国打造更紧密的关系提供基础。

至此，可以勾勒出印度推行“邻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基本图景，在体系结构变动的背景下，莫迪政府根据战略环境性质与地缘特点分析印度的相对实力以及南亚整体态势，决策者形成的意象、印度战略文化、国家—社会关系以及国内制度作为

---

① 诺林·里普斯曼、杰弗里·托利弗、斯蒂芬·洛贝尔著，刘丰、张晨译：《新古典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6-71页。

② Bhatnagar, Aryaman, and Ritika Passi, eds, "Neighbourhood First: Navigating Ties Under Modi",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2016, pp.137-138.

③ Sahoo, Prasanta, "A history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World Affairs: 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Issues*, 2016, p.5.



中介变量相互作用的同时又与体系结构这一自变量相互刺激从而造就了“邻国优先”决策的诞生。政策过程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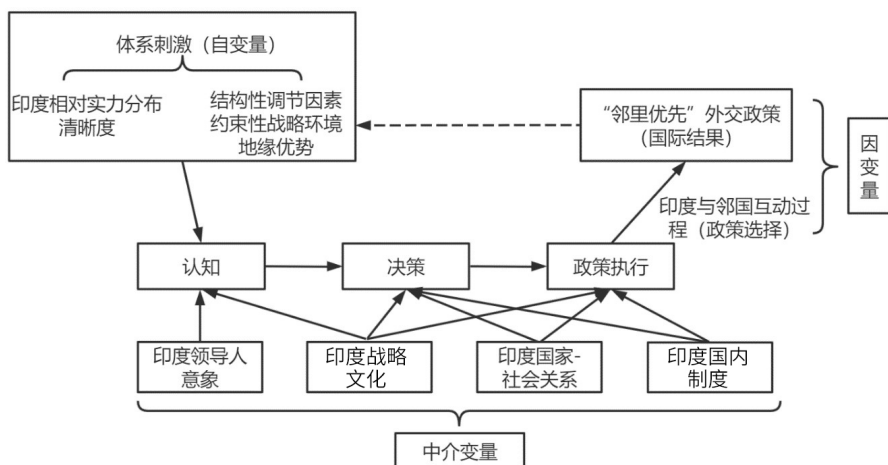


图1 新古典现实主义关于印度“邻国优先”外交政策的解释模型

### 三、“邻国优先”外交政策的实践进程与制约因素

“邻国优先”经过莫迪两届政府近十年的推动已在与周边国家关系及其他合作议程上取得初步进展，这突出表现陆路合作与海洋事业上。错综复杂的中巴—印关系、印度与邻国实力不对称的消极后果以及印度自身的内外交困将深刻考验莫迪政府推行邻国政策的能力。

#### （一）“邻国优先”政策的实践领域

莫迪在阐述对邻国的愿景时曾说道：“我对建立与整个南亚的和谐关系充满期待。这一愿景促使我邀请南盟各国领导人参加我的就职宣誓仪式”。毫无疑问，莫迪希望建立一个“繁荣、关系良好、融洽的南亚地区”。<sup>①</sup>事实上，“邻国优先”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振了印度与除中国与巴基斯坦之外的大多数邻国关系。具体来讲，“邻国优先”涉及陆地与海洋两个领域。

其一，在南亚次大陆上，莫迪政府认识到边境不完善的基础设施会严重影响南亚区域一体化，故目前正在该地区实施一项高达 50 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提升其与邻国的经贸联系。在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下，印度正在建设两条经济走廊，第一条线路经孟加拉国北部诸邦连接不丹、尼泊尔和孟加拉国；第二条线路由曼尼普尔邦连接印度与缅甸。<sup>②</sup>印度还签定了印度—伊朗—阿富汗三方框架和印度—孟加

<sup>①</sup> Chaturvedy, Rajeev Ranjan, “Modi’s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Issues & Studies*, 2019, p.4.

<sup>②</sup> Nga, Le Thi Hang, and Nguyen Le Thy Thuong, “India–China Competition in South Asia Under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2021, p.15.

拉国—不丹—尼泊尔四方协作框架。印度与尼泊尔、斯里兰卡、阿富汗、伊朗、泰国、缅甸等邻国在互联互通、信息技术、能力建设、医疗保健、能源、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蓝色经济、自然灾害和救灾等领域开展了合作。<sup>①</sup> 印度在此背景下还积极开展了“太空外交”，将在不丹、尼泊尔、马尔代夫、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等邻国建立 5 个大型卫星地面接收站和 500 多个小型终端设施，这些设施在电视广播、视频会议、互联网数据传输、远程医疗等方面大有作为。<sup>②</sup> 印度也成了对南亚邻国的主要投资者，2018 年，印度打着让马尔代夫偿还中国债务的旗号提供 10 亿美元贷款，前提是马尔代夫与中国保持距离，并允许印度军队在马尔代夫永久驻军。印度用于阿富汗重建和发展的援助现今已达到 20 亿美元，这使印度成为阿富汗最大的地区捐助国。<sup>③</sup> 另外，印度对邻国的文化攻势值得关注。就印度提供的国际学生奖学金数量而言，邻国占绝大多数。这被称为“学术外交”（Scholarship Diplomacy）。有观察人士认为，印度的学术外交是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战略，是吸引海外公众的软实力工具，使印度能够保持其在南亚和其他受援国的影响力。通过学术外交，印度与海外公民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并推进其“邻国优先”政策。<sup>④</sup>

其二，在印度洋及其相关海域。根据 2015 年颁布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印度的海上邻国不仅包括与印度共享海域边界的国家，也包括与印度共享公海海域的国家。莫迪政府将 21 世纪视为印度的海洋世纪，承认蓝色经济是印度全球发展的关键助推器。为此，莫迪政府为印度的海洋规划制定了一个全面框架，包括深化与海上邻国的安全合作，在印度洋建立多边海洋安全合作机制，扩大经贸领域的合作，并专注于该地区所有行为体的可持续发展。莫迪在第二任期的首次外访便选择了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两国地处印度洋繁忙的贸易运输通道，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其成为印度南下印度洋的关键节点。这表明莫迪第二任期内依旧优先考虑邻国，而他此行的目的是将印度的“邻国优先”与其在印度洋的海洋战略联系起来。<sup>⑤</sup> 此外，印度作为国际搜索和救援卫星系统（COSPAS-SARSAT）成员，其提供的两颗地球静止卫星覆盖了印度洋大部分地区，可向马尔代夫、塞舌尔、斯里兰卡和坦桑尼亚发送预警信号。印度国家海洋信息服务中心为塞舌尔和斯里兰卡开发了一套专门的海洋预报和监测系统，以便与非洲和亚洲区域综合灾害预警系统合作。印度还参与了环印

① Chaturvedy, Rajeev Ranjan, “Modi’s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Issues & Studies*, 2019, p.6.

② 《应对中国在南亚影响力，印度在不丹等五邻国建卫星地面接收站》，《环球网》，2019 年 1 月 4 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21694258816151443&wfr=spider&for=pc>。

③ Nga, Le Thi Hang, and Nguyen Le Thy Thuong, “India–China Competition in South Asia Under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2021, p.15.

④ Tang, Song, “Scholarship diplomacy and India’s Neighbourhood First strate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021, pp.905-919.

⑤ “Modi 2.0 and India’s Neighborhood First Policy: Walking the Talk?” June 15, 2019, <https://southasianvoices.org/modi-2-0-and-indias-neighborhood-first-policy-walking-the-talk/>.

度洋联盟（IORA）、印度洋海军峰会（IONS）等多边形式的合作，并参与了与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之间的货运服务等重要的双边、三方及多边对话。<sup>①</sup>印度的政策声明提及它将追求一个稳定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亚洲安全架构，通过“邻国优先”加强其与太平洋国家的深入接触。<sup>②</sup>事实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印度正在增强其在南亚及其他地区安全事务中的作用，并且已经开始在区域海洋治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sup>③</sup>

## （二）“邻国优先”实施的多层次障碍

第一，体系限制——盘根错节的中巴—印关系。在印度看来，中国代表着最强大的直接威胁和最重要的长期安全挑战，巴基斯坦则代表着最紧迫的现实威胁。鉴于中巴两国“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的特殊关系，中巴又被印度视为其周边安全的首要威胁。自“洞朗对峙”与“加勒万河谷”事件之后，印度基本抛弃了与中国2018年达成的“武汉共识”。中国在印承包建造的基础设施被暂停，印度还追随西方国家在香港人权问题上非难中国。<sup>④</sup>面对中印同时崛起的体系性压力，莫迪开展了外部平衡活动（包括双边外交和多向结盟）与内部平衡活动（重新平衡国内发展以避免对中国的依赖，并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口），同时使用了“硬”和“软”平衡策略：“硬”平衡体现在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上；而“软”平衡则体现在印度参与与中国有关的多边机构作为对抗中国在国际机构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sup>⑤</sup>此外，印度与巴基斯坦关系亦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印巴两国自莫迪2014年上台以来的8年间里有6年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最严重的一次当属2019年克什米尔地区的自杀式袭击，造成40人死亡，多人受伤。中国是印度最大的邻国，巴基斯坦也与印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如果印度的“邻国优先”不能将中巴两国囊入其中而是故意刁难排斥，那么“邻国优先”注定不是完整的，其成效也将大打折扣。

第二，国家间关系——实力不对称的消极后果。印度作为南亚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其与周边国家的差距不断上升。根据结构现实主义逻辑，南亚地区明显是一个类似金字塔层级的等级体系，无论金字塔顶端——即权力最大国家如何向周边国家释放善意，但在实际交往过程中也难免存在“强加权于人”的霸道行为。又由于印度经常自诩“南亚是印度的南亚”，在该地区“老大哥”的做派无疑加剧了印度的霸道行径。如在2020年5月，印度国防部长为通往普拉克山口的一条新公路揭幕时，尼

① “India’s understanding of the Quad & Indo-Pacific: Distinct narrative or a flawed one?” March 19th, 2019, <https://www.orfonline.org/expert-speak/indias-understanding-of-the-quad-indo-pacific-distinct-narrative-or-a-flawed-one-49068/>.

② Chaturvedy, Rajeev Ranjan, “Modi’s neighborhood policy and China’s response”, *Issues & Studies*, 2019, p.7.

③ Yhome, K., and Maini, T, “India’s evolving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SAARC and beyond”,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2017, pp.147-165.

④ Nga, Le Thi Hang, and Nguyen Thi Oanh, “What can be Seen from India’s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 the Narendra Modi’s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2022, p.22.

⑤ Ibid., p.14.

泊尔表示抗议，并指责印度未经外交协商就改变地区现状。随后尼泊尔升级了安全措施，包括在争议地区部署警察并发布新版地图，以示该地为己方领土。<sup>①</sup>印度仅仅把该地区国家召集在印度主导的保护伞下，但未能促进南亚或印度洋地区的集体认同与团结，归根到底是因为印度未能正视自己与邻国的平等关系。地缘经济互动是印度推进“邻国优先”的重要考虑因素，印度不仅没有专注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甚至在军事上也远远超越了邻国。2020年10月，印度与美国签署了一项关于共享卫星敏感数据的军事协议，该协议是在印美“2+2”年度高层对话后公开的。印度在邻国之外的广泛合作使周边国家意识到，它们需要为与印度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和经济竞争所造成的后果做好准备。<sup>②</sup>因此，“邻国优先”的关键在于印度需要视周边邻国为平等的、命运一体的主权行为主体，任何带有霸权性质或强权因素的对外行为几乎都会被邻国视为不尊重其核心利益的表现，除此之外，处理与邻国的关系需要双边框架与多边协议同步进行，即分别准确处理与每个邻国的复杂关系至关重要。

第三，单元能力——印度自身的内外交困。印度议会共和制的政治体制已与联邦体制相差无几，地方邦的权力升涨使联邦政府难以有效控制之，且各地方邦为维护选区利益容易各自为政相互掣肘，这极大影响了中央政府的政策一体性与连续性。另外，印度以新冠疫情为由首次拒绝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的高加索-2020（Kavkaz-2020）军事演习，该演习曾计划派遣印度200名军事人员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并肩作战。印度还以大流疫为由推迟了2020年12月与俄罗斯普京总统的线上年度峰会。<sup>③</sup>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印度如何处理好新冠肺炎疫情等国内焦点问题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外交事业的实效。

#### 四、“邻国优先”指导下的印度对华外交政策

中印两国相互认知上的不对称导致两国的猜疑和成见将对中印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产生持久影响。展望未来，中印关系在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邻国优先”政策将会继续强化并与印度“东进”战略紧密结合，即便莫迪政府下台，其继任者也会依旧重视邻国外交。

##### （一）“邻国优先”对中印关系的影响

第一，在安全事项上，印度追求绝对安全，视南亚为“印度后院”，反对中国介入。在印度看来，中国在其周边地区的介入对其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引起安全事务的

---

<sup>①</sup> Gambhir, Mohak, “India’s Position in South Asia: An Assessment of India’s Neighbourhood First Policy”, The Centre for Land Warfare Studies (CLAWS): *Issue Brief*, December 2020, P.10.

<sup>②</sup> Bhattarai, Gaurav, and Manish Jung Pulami, “The Neo-Kautilyan Facet of Modi’s Neighbourhood Policy: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p.61.

<sup>③</sup> Chadha, Astha, “India’s COVID-19 Strategy and implications for its relations in the Indian Ocean”, *Ritsumeikan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Studies*, 2021, p.95.

重大担忧。在陆路上，中国可以经中巴经济走廊与中缅经济走廊等运送军队至印度边境附近，这为中国军队与印度发生战争时占据了巨大的战略优势。<sup>①</sup>在海洋上，作为对中国在印度洋打造的所谓“珍珠链”的回应，印度正在实施一项名为“钻石项链”(a necklace of diamonds)的计划以抵消中国的“包围”。如印度支持毛里求斯海岸警卫队的行动，加强斯里兰卡控制水域的能力，提高莫桑比克、马达加斯加和马尔代夫的海上建设能力。<sup>②</sup>印度已经在塞舌尔、马达加斯加和阿曼的港口和机场部署了海军设施，并与印度洋和附近地区国家达成了许多协议，以建立军事基地或允许印度海军使用这些国家的基地。印度还承诺在国防合作方面支持印度洋岛国，如向岛国提供雷达并与塞舌尔签署国防协议。

第二，在经贸事务上，印度谋求整合周边，弱化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印度重新强调邻国关系的关键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南亚日益增长的经济存在。因为在印度的中小邻国看来，中国似乎更具有经济上的吸引力。中国不仅在经济上领先印度，在发展援助方面也领先印度，包括援建铁路、公路、桥梁、机场和港口等。虽然印度已经从一个以农业为主导的国家转变为一个精通技术、制药和信息通讯的国家，但印度还没有像中国那样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sup>③</sup>印度的目标是增加与邻国的贸易额度，同时促进区域一体化，呼吁地区内国家在未来15年内建成经济共同体。<sup>④</sup>

第三，在冲突管理上，对华奉行合作与竞争的双向政策。虽然印度与中国在2017年与2020年分别发生了严重的“洞朗对峙”事件和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但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莫迪政府未追随其“四方安全对话”的“准盟友”美国抵制北京冬奥会。有观察人士表示，印度政府做出这一决定的前提是区别对待邻国，也是新德里基于“邻国优先”地缘政策的核心定位。<sup>⑤</sup>据此可推断，“邻国优先”不能解决与华关系中诸如边界争端等涉及印度国家根本利益的高级政治问题，但在低级政治领域中起到了某种程度的“缓冲阀”作用。此外，在政治辞令与舆论攻势上，鉴于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框架向南亚进行了庞大的投资，印度深谙无力与中国巨额资金竞争，便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债务陷阱论”，为地区国家制造恐慌局势，增加南亚国家对华恐惧，以便周边国家投向印度的“援助怀抱”。

---

① Paul, Suman, “China’s Role in India’s Neighborhood and Implications for India”, *PalArch's Journal of Archaeology of Egypt/Egyptology*, 2021, p.3371.

② Nga, Le Thi Hang, and Nguyen Thi Oahn, “What can be Seen from India’s Policy Toward China Under the Narendra Modi’s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2022, p.11.

③ Bhattarai, Gaurav, and Manish Jung Pulami, “The Neo-Kautiliyan Facet of Modi’s Neighbourhood Policy: A Non-Western Perspective”, *Stosunki Międzynarodow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1, p.60.

④ Nga, Le Thi Hang, and Nguyen Le Thy Thuong, “India–China Competition in South Asia Under Prime Minister Narendra Modi’s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Indian and Asian Studies*, 2021, p.15.

⑤ “India backs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12 January 2022, <https://www.dailypioneer.com/2022/india/india-backs-beijing-winter-olympics.html>.

## （二）“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实施的可能方向

展望未来，预计莫迪政府会进一步完善其“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并有可能在以下方面继续发展：

第一，鉴于激进的印度教民主主义政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中伤原本薄弱的中印关系，两国的边界问题在短时间内也难以解决，因此中印关系可能依旧保持不温不火的状态。需要指出的是，“邻国优先”政策的发展并不代表中印关系的迈进，一方面是因为印度由于身份认知差异正在区别对待邻国外交；另一方面，裹足不前的中印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于体系压力与历史遗留问题所致。对中国而言，印度将继续保持预防和接触的双重政策，既要确保两国关系的合理发展又要为随时可现的争端做充足准备，故莫迪政府对华政策将在“竞斗”与“合作”两个极端左右摇摆。印度会高擎“地区主义”旗帜，加强南亚次区域合作机制构建并增强其与“大周边”的连通性，同时反对中国一切形式的深度参与。事实上，莫迪政府已经进一步加强了次区域合作集团，如增强与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孟加拉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四国区域合作网络（SESEC）和湄公河—恒河合作（MGC）的深度合作，并承诺向 BIMSTEC 常设秘书处提供年度 32% 的预算。<sup>①</sup> 印度与中国的竞争或将扩大至“大周边”的欧亚大陆内部，其试图通过与伊朗与俄罗斯建立更深层次的战略伙伴关系捍卫其利益。<sup>②</sup> 此外，印度会继续在中印边境问题展示强硬立场，深化与不丹的“特殊关系”，增强对印度洋方向的投资与交流，在更广大的印太地区加强与“四方对话机制”中的成员国合作，且该机制目前有囊括日本与韩国的倾向，故印度洋地区域外国家在南亚地区深化存在也将对中国的周边外交与“一带一路”构成风险与挑战。

第二，“邻国优先”政策预计将得到强化且与“东进”战略紧密结合，印度在巩固整合“小周边”的同时也会将其作为跳板贯通“大周边”地区以实现其大国梦想。莫迪将会继续贯彻其“邻国优先”承诺，增加与邻国的不断对话，这首先体现在增强印度与南盟之间以及南盟内部之间的联系上。南亚地区发展差距巨大，这经常被认为是南盟合作进展缓慢所致，故印度带头向南盟国家提供所需的财政援助。印度在各个层面需要对邻国的期望和担忧做出更积极的回应，并采取有效措施履行对南盟的承诺。<sup>③</sup> 展望未来，不排除南盟扩员的倾向，印度也有可能联合南盟邀请印度洋沿岸国家与部分“大周边”国家成为南盟正式成员国或观察员国。总之，南盟合作的强化在印度看来会助推“邻国优先”的发展。此外，在人文交流方面，预计印度继续加强以“学术外交”为主和以影视、音乐、教育、艺术交流等为辅的文化攻势。

<sup>①</sup> Yhome, K., and Maini, T, “India’s evolving approach to regionalism: SAARC and beyond”, *Rising Powers Quarterly*, 2017, p.155.

<sup>②</sup> Arzan Tarapore, “exploring india’s strategic futures,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september 2020, [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88\\_sep2020.pdf](https://www.nbr.org/wp-content/uploads/pdfs/publications/sr88_sep2020.pdf), p.18.

<sup>③</sup> Das, Angana, “India’s neighbourhood policy: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Jindal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6, p.31.

最后，印度将“向东看”（Look East）政策调整为“东向行动”（Act East）政策，后者主要目标是扩大印度在印太地区及东南亚地区安全架构中的影响力，增强与该地区的经济人文联系，以对抗中国在该地区不断上升的实力和影响力。印度已升级与印太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战略关系。<sup>①</sup>与之前不同的是，印度已考虑重新建立区域与次区域合作机构，如在2017年9月，印度与东盟签署了服务和投资方面的东盟—印度自由贸易区，未来不排除印度与东盟之间国家—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的加入。

第三，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度历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均不同程度地倾向周边地区或加深了与邻国的联系。鉴于历史惯性与政策连续性的外交路径依赖，故即便莫迪本届政府下台，其继任者也依旧重视邻国外交。拉奥在任期间，主张用谈判方式解决领土纠纷，提出了与邻国化解矛盾的新思路；瓦杰帕伊启动与宿敌巴基斯坦和解进程，推动了与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古杰拉尔提出了包含五项原则的南亚睦邻政策；曼莫汉·辛格则继续主张通过谈判化解边界分歧；莫迪政府则高调推出了“邻国优先”政策。2022年4月，印度政府举行首次“邻国优先”跨部委协调机制会议，外交部、内政部、财政部、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铁路、商工、边境管理等十余个部门代表参会。根据印度政府的新闻通稿，会议表明印度将以全政府方式推进“邻国优先”政策。<sup>②</sup>可见，印度自冷战结束后对周边的关注日渐加深，因为历届政府认识到对邻国采取强权高压与霸权政策是行不通的，英吉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的邻国政策在某种程度起到了反作用。因此，经营好周边地区并彻底打通邻国关系应是印度立志成为世界大国、走向全球舞台的根基。

## 五、结语

“邻国优先”外交政策实施八年以来，重视与邻国关系几乎成为莫迪政府在南亚地区与邻国互动的关键字眼，成为印度对外政策的主要方向和推进其“东进”“西联”“中亚”政策的基础石和强力后盾，亦成为印度整合南亚次大陆并向世界外交舞台进军从而实现其大国梦想的助推器。为保证“邻国优先”的顺利推进，印度预计将继续增加其在南亚地区的战略投入，借助既有区域合作机制并建立新的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在该地区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安全层面的外交存在。国际关系归根到底是人与人的关系，如若继续深化“邻国优先”对外政策，则需印度破解其与邻国间的认知瓶颈、信任瓶颈与历史瓶颈，做到真正的亲邻、信邻与和邻。

[责任编辑：李丽]

---

<sup>①</sup> Bragta, Sanjeev Kumar, “Evolving India’s Look East to Act East Policy: An Analytical View”, *European Online Journal of Natural and Social Sciences*, 2021, pp.327-330.

<sup>②</sup> 楼春豪、马宗绪：《“邻国优先”下，印度不断巩固“南亚后院”？》，《世界知识》，2022年第13期，第18页。